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喪大記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姚氏際恆曰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與小記筮日筮尸事畢而后杖及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之說同

姜氏兆錫曰殯門殯宮門也內爲殯宮其外爲子大夫廬次輯斂也謂舉之不以拄地也杖者拄杖而行也禮大夫隨世子子杖則大夫輯杖子輯則大夫去杖下文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是也此並言子大夫門外杖門內輯者蓋自其不相隨而言與夫人世婦之次房內之次也王命及卜葬卜日及虞以下迎尸而祭皆去杖者尊君親也國君之命輯杖者已未成君尊國君也諸大夫同在門外之位非君所比故並得杖也

方氏苞曰註獨以從子言者大夫爲君之父母妻長

子不杖期故知非成君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

姚氏際恆曰世世婦卽大夫命婦覩下云子大夫世婦之命可見矣授人杖鄭氏謂與使人執之同陸農師謂不言使人執之卑也亦刻畫有致

姜氏兆錫曰大夫有君命之大夫指主人而言古之仕者世祿或世官也世婦謂君之世婦授人杖猶言使人執之也

方氏苞曰集說此大夫指爲後子而言非也此因大
夫之喪并及身而爲大夫而遭父母之喪者蓋父爲
士庶人子爲大夫其居喪亦必有君命大夫之命也
所以不詳大夫爲後之子者古者卿大夫適子教之
大學舍不帥教而屏遠方未有不爲士者下文士於
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則大夫爲後之子其禮其見
矣又服問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則私
喪亦得用士禮可知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
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案疏云下加大夫定

本作如夫人

陳氏澔曰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三者輕重之節也

姜氏兆錫曰婦人謂主婦也言主人杖而主婦皆杖矣變文也如夫人若上陳說是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姜氏兆錫曰此子通謂君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即位避適子也殯時哭殯則哀勝敬啟後哭柩則敬勝哀也言王侯者大夫士之子其於父父也王侯之子

其於父父也君也蓋王侯之子於寢門之內輯杖則哭殯哭柩直去之矣杖於服喪爲重至大祥則棄然必斷截而棄於隱處者懼褻也　此章言服杖之節也

方氏苞曰杖以輔病故皆授以杖以愛親之心同也

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幠荒胡反去起呂反楔息結反柶音四綴竹劣反

崔氏靈恩曰几形曲而拘足

敖氏繼公曰燕几平生燕居時所馮者

朱氏軾曰古禮如楔齒綴足之類迂而無當者不少

余嘗逐條論之今主註經故不復及

毛氏奇齡曰幠者覆尸之物死者氣絕則另設牀於南牖下下莞上簟去死衣而遷尸其間以便沐襲斂衾謂先製此衾將來可以斂用者非以斂衾覆尸也鄭氏謂小斂衾將陳此時必當大斂之衾則喪具耻具甫遷尸時焉得遽具二斂衾乎又曰古有飯含禮周禮典瑞共飯玉含玉將以飯與玉含之口中恐死者齒噤故預以角柶楔其齒此固禮或有之但制不典據士禮云楔貌如軛上兩末謂楔以角爲之而形如曲軛以中曲處入口而撑其兩端於口角故曰上

兩末謂楔之兩頭在口角上也然已不忍觀矣後以覩朱氏家禮則意以一箸橫口中拄角柶即角匕禮原設之以爲鉶羹之用匕箸一類則或以角箸楔齒間如荀子所謂唅以槁骨者亦無不可但不可橫楔橫即銜枚也而可乎予嘗謂楔齒綴足此禮總不可必行者春秋哀十九年晉荀偃病卒口不可含以志在伐齊也欒懷子祝之曰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遂受含是當時未嘗楔齒也厥即含不啟即否何必楔齒三禮出戰國之後其在春秋間便多不含此亦其一耳又曰士禮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綴足者

恐死者足繆戾難著屨也至其自作記又曰用燕几校其足使御者坐持之謂以几之兩足橫豎之而夾死者之足於其間加校歷然則死者何罪而口銜枚足苟校也又觀檀弓又曰毀竈以綴足謂其飲食之竈取其甓以押兩足使相聯綴或校以几或押以甓虐侮極矣據云病將革時以御者四人坐持四體則必有二人持兩足者既已持之而復慮謬戾則御者所司何事此皆立說之不可通者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云幠用斂衾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本此

姜氏兆錫曰幠覆也斂衾擬爲大斂之衾也病困時還受生氣於地今死則復還於牀又其時徹褻衣加新衣今則覆以衾去新衣也楔柱也用角爲柶長六寸屈兩頭以柱齒令開而受含也綴拘也恐足辟戾用燕几拘綴之令直而著屨也此節言始死遷幠楔綴之屬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毛氏奇齡曰諸禮浴在殯所故階前掘坎四墻作壂皆殯傍也據云疾居北牖下而遷尸於南牖斯時已去死衣用撫衾則裸尸矣豈有裸尸而可以由室而堂而庭遷殯所者雖殯必遷尸然當在鬠襲之後大斂之前雜記所謂奉尸夷於堂此時未能也況周殯在西階之上正逼西壁而乃掘坎當其前壂竈在其下雖有殯牀何處安設則明屬謬禮又況檀弓曰曾子之喪浴于爨室夫爨室可浴則不必在殯明矣殆其沐法則用潘組鬠而絆之瓜平沐法設牀抗衾濡之以二巾收其潘爪足盡事死與事生不同總之用

其意不備其事故荀子曰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此易曉者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云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及抿用浴衣蚤揃如他日本此又此云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爲君大夫禮故士喪禮但云御者四人抗衾而浴也又此云用絺故士喪禮云浴巾二皆用綌也按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較一處所言爲精

姜氏兆錫曰管人主館舍者汲汲水也脫解繘索也急不暇解繘但縈屈而執於手也水從西階升盡等

而止者以堂上御者受之也抗之言舉舉以蔽尸也

挋拭也用盆盛水用枓酌以沃尸又用絺巾蘸水以

去垢而因用浴衣以拭也如他日者如生時也蚤浴

畢而蚤其足甲也說見下文坎者甸人取土爲竈所

掘坎也內御者謂婦人也此節言浴尸也

方氏苞曰非以遽促不暇說也升降於階與人相授

受故手縮其繘以防失墜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

沐粱甸人爲垼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

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

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剪須濡濯棄於坎

王氏應麟曰司馬公曰禮別嫌明微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逼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

姚氏際恒曰士喪禮云甸人掘坎于階閒少西爲垼於西墻下及用重鬲濡濯棄於坎皆本此　又曰按士喪禮云沐稻而此云沐粱不應與君同或誤未可知當以士喪禮爲正鄭氏謂此爲天子之士陳可大謂士卑不嫌於僭上郝仲輿謂士之粱即今高粱穀

之下者皆由說

朱氏軾曰士亦沐粱士卑無嫌也

姜氏兆錫曰差猶摩也謂摩粱或稷之汁以沐髮也君與士同粱者士卑不嫌僭也塈塊竈也甸人之官取西牆下之土爲之重鬲縣重之瓦鬲也受三升陶人之官出之沐沐汁也管人受於堂上之御者而下往西牆下塈竈之鬲中以煮之廟之西北厞卽復者所徹正寢西北之厞謂正寢爲廟神之也甸人又往取此厞爲薪以爨之凡此旣具因取瓦盤貯汁以沐用巾以拭髮及面而且蚤手斷鬚乃卽其餘汁而棄

之也此節言沐尸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毛氏奇齡曰舊浴畢有浴衣即浴巾也前二巾以濡體此浴巾以乾體而或昧其制竟列之衣之中似乎浴畢所著之衣誤矣襲衣先用明衣裳以布爲之較長於平時而衣可下膝裳可逮跗婦人有中帶皆飾衣以緇而飾裳以縓然後袍著之而襲之以生平之冠服與士庶之所宜服而寡多其稱束以采帶搢以

紒乃始設巾幎冡瑱足屨手之握帛此皆通俗而不
礙古者特襲斂之禮有冠有服惟士禮無冠而鄭氏
又堅稱死者不冠但用帛裹首以便斂襲此制大不
可解古凡喪祭最重冠服葬之爲藏所以藏衣冠也
葬而立廟所以爲游衣冠之地也故雜記子羔之襲
用皮弁一爵弁一玄冠一而家語孔子之喪亦襲以
冠是以後漢周盤與皇甫士安欲卻冠服則必以幅
巾代其冠而隋唐葬時凡有官者用冠服封者用冕
服否則或白帢或介幘無非冠也且夫子路之結纓
何也謂夫身雖死不可以不冠也故曰君子死冠不

免乃死未竟曰郎取其冠而毀之則免冠矣況言禮之書亦皆有冠如雜記有公襲玄冕爵弁之文而士禮亦自以爵弁皮弁列襲服巾又言襲用服而不用冠推其誤實由于過信荀子而不解其說荀子云脫褻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設掩面環目鬠而不冠笄矣其意謂送死之具皆虛而不實大抵有其物而不備其事故縉紳無帶有鬠笄而無冠笄無冠二字實出於此不知彼所云無笄者謂無冠之笄非無冠也古首有二笄一以安髮謂之鬠笄此男女並同一以安冠謂之冠笄惟男子有之而此時不用何則

一是明器一則死者不動搖也乃作上禮者不通其意竟謂男子不冠女子不笄分冠笄爲二而於男則但髻笄而無冠文於女則直曰髻無笄此非鑿苟說而誤之者乎又曰含口實也謂死者口不可虛故須有物以實之但古有飯含物含二禮而總名曰含飯含者生禮如天子飯黍諸侯飯粱大夫飯稷士飯稻類物含者死禮如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類或謂飯含皆用物不用黍稷謂飯非食道也且但用一物而分大小以別之如玉則皆玉周禮典瑞供飯玉含玉細者飯大者含也貝則皆貝檀弓飯

用米貝以貝之細者爲飯大者爲含也或曰不然飯含皆用物然非一物如禮緯天子飯珠含玉諸侯飯珠含璧卿大夫飯珠含貝類飯是飯含是含也然而總不可爲典例者卽三禮所記已言人人殊況前乎此者又並不然春秋成十七年公孫聲子夢食以瓊瑰而死注謂珠瓊瑰玉含物之象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則大夫而含玉與天子以珠天子含玉之說俱相悖矣今行含禮者唐宋以錢明世多用錢一盂米一盂奠而不含然其禮不可泯也舊死日襲則沐浴飯含皆在此一日惟小斂次日大斂與

殯在三日耳但含當在襲後而士喪記含在襲前則
襲有布巾所以掩面者士含則去巾大夫含則掩巾
而當口鑿鑿以入之若先含則不鑿矣士喪記曰飯
於牖下仍在室南牖下又云既襲爲燎於中庭則又
在殯堂矣士禮之悖誕如是
姚氏際恆曰此云君設大盤大夫設夷盤士倂瓦盤
無冰士喪禮云士有冰用夷盤可也蓋謂君賜士冰
得用大夫之夷盤乃廣喪大記之文也周禮凌人大
喪共夷盤冰易大盤爲夷盤非也鄭氏曰周禮天子
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如

其說喪大記所言大夫得用天子之夷盤士喪禮所言士得用天子之夷盤可乎然則此所謂大盤者又將何人用也是信周禮之夷盤而刪去喪大記之大盤矣奚鄭又云漢禮大盤按漢之名大盤者其時周禮未出故據喪大記之稱是爲正爾

朱氏軾曰士無冰用水故盤以瓦取無滲漏瓦盤小故併用二

姜氏兆錫曰造猶進也納也謂進納於盤也夷盤小於大盤瓦盤又小於夷盤併並也併設之如大盤然無冰但盛水而已禮祖第賓也冰水在下牀在上又

去席而袒露牀第在上則寒氣得入免腐壞也此節言冰𠛱也含一牀以下承上文設牀而因言此三者自各有牀席尊卑皆同也　此章備言襲斂以前之禮也

方氏苞曰周官凌人大喪共夷盤冰或以兼后世之而統舉夷盤或此所舉非周制也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粥之育反溢音逸莫音暮疏食音嗣下並同

王氏肅曰滿手曰溢

敖氏繼公曰兩手曰匊一手曰溢

姚氏際恆曰納財未詳鄭氏以爲食穀殊牽强郝仲輿謂納猶進也財纔通猶僅也朝財一溢莫財一溢此說旣於納字欠著落又財字在朝一溢米上今曰朝財一溢亦不協溢溢通握也滿握曰溢

姜氏兆錫曰食粥及疏食水飯皆謂三日不食以後也納財謂有司供納穀米鄭註財謂穀是也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算之言數也居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但朝莫不過此二一溢米而已士卽衆士也

夫人婦諸妻不言所不食者省文也閒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

方氏苞曰古喪禮惟此難行博野顏習齋爲之若死幾死蓋二十四分升之一以爲粥不能盈杯安能持至三月五月乎朝暮一溢蓋定其每食之數中間飢則更食但不得過一溢故曰食之無算也若如疏云一日之中或粥飯或飯雖作之無時不過用此二溢之米則一飲不能充何由食之無算乎疏食則但言食之無算而不言納財之數蓋爲飯更不可以溢計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姚氏際恒曰孔氏曰檀弓主人主婦歠粥此夫人世婦妻皆疏食者熊氏云檀弓云主婦謂女主故食粥也此說是然孔子檀弓謂主婦爲亡者之妻又自爲矛盾

朱氏軾曰士亦如之謂士之喪猶大夫之禮也

姜氏兆錫曰室老家臣之長衆士通謂家臣也士謂士之喪也大夫士不言主人以下三日不食及不言米一溢食無算之屬蒙上文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

姜氏兆錫曰主人通君大夫士之子而言婦人通夫人世婦妻妾之屬而言婦人固已疏食水飲矣嫌既葬獨得食菜果故言亦如之也不言大夫公子及室老子姓禮從同省文與

方氏苞曰婦人初喪既疏食水飲疑既葬復有變故更立此文

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彭氏曰乾肉味澀醴酒之初熟滓汁相將者孝子不忍即奢酯厚之味故先食乾肉飲醴酒

姚氏際恆曰閒傳云大祥有醯醬此云練而食菜果食菜以醯醬其說不同熊氏謂此據病而不能食者記文無此義又閒傳云禫而飲酒此云祥而食肉不連言飲酒尙未見其相異耳始食肉者云云蓋泛言之孔氏謂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似非

姜氏兆錫曰盛謂杯杅之屬篹竹筥也杯杅盛粥歠之以口故不用盥手飯在篹須手取以食故當盥焉醯醬乾肉醴酒皆先淡薄而後醲厚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一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姜氏兆錫曰三不食謂三次不食也閒傳期之喪二日不食正也此三不食蓋旁期之喪與降母三年為期報妻三年以期故終喪止酒肉也食飲猶期之喪謂三不食以下也不與人樂之者又申食飲之節疑期以下與人食飲為樂故言耳一不食三月之喪再

不食五月之喪明與三不食者異也一再不食之後至葬皆御酒肉與葬後始御酒肉者又異也故主通舊君舊大夫而言也

方氏苞曰比葬者自殯後比至于葬也用此見小功緦未殯亦不得食肉飲酒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姜氏兆錫曰上言其正此以下言其權也不成喪謂不備喪禮也唯衰麻在身餘皆畧矣君食之則食臣

也大夫食之則食士也父之友食之則如食子也此
並以尊臨卑故雖粱肉不避酒醴則已甚矣故當辭
也　此章言居喪飲食之節也
方氏苞曰大父母伯叔父不得食何也君大夫父之
友之食不常也家人而姑息之愛行焉則喪紀爲之
廢陳從五曰酒醴則辭注疏變於顏色言之竊意君
母妻之喪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哀情本輕也父母
之喪豈爲變於顏色而畏人之見乎蓋酒醴或至忘
哀非粱肉之比故必以自閑耳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

席

姚氏際恒曰士喪禮云小斂布席於戶內記云大斂於阼皆本此此云君簟席大夫蒲席士葦席而士喪禮云下莞上簟屬詩成語爲上貴下賤之義按簟爲竹席或亦以竹席上下可通用也其說不同不必强辨鄭氏執士喪禮欲以此葦席爲簟席因謂此簟席爲細簟席孔氏曰士以葦席與君同者士卑不嫌故得與君用簟也皆非

姜氏兆錫曰簟席竹席也此此總言小斂大斂之所與其在下所藉之席也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絞戶交反縮所六反縞古老反稱尺證反紟其鴆反

朱子曰公食大夫禮記薦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賓館於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退自右房則大夫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考

姚氏際恒曰士喪禮小斂云陳衣於房絞橫三縮一

緇衾凡十有九稱本此惟南領西上與此西領北上不同鄭氏遂以爲天子之士非也又士喪禮大斂紟不在筭此絞紟不在列亦本此　又曰鄭氏謂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然則大斂百五十三十者又何義耶

姜氏兆錫曰比明小斂時在上所設絞衣衾之屬也布絞布爲之縮直也直一幅在上橫三幅在下凡以束尸也衾大被也在絞上君大夫士皆用一衾凡以裹尸也稱者相稱之義義見下文十有九稱註謂取天地之終數也君序東在外爲尊臣房中在內爲卑

紟在絞下以舉尸也小斂本無紟因絞紟皆不在列連言之二者皆非衣比故不在陳衣之列也以下節推之十有九稱當在陳衣於房中之下葢以君大夫士皆一衾十有九稱其等同故亦連其文於此也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幅一作畐方服反辟補麥反又音璧紞丁覽反

吳氏澄曰辟讀作擗開也小斂之絞以布之全幅爲數大斂之絞以布之小片爲數大斂橫縮之絞八片

皆狹小故結束處不用更辟裂之小斂橫縮之絞是全幅之布則其末須是剪開爲三方可結束紟五幅者蓋用布五幅聯合爲一如今稱布被斂衾直鋪布衾橫鋪斂時先緊捲布紟以包裹斂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橫之五也

姚氏際恒曰士喪禮大斂云衾二衣凡三十稱本此惟南領西上與此西領北上不同鄭氏亦以此爲天子之士天子之士與諸侯士相倒其義何居此云絞紟如朝服士喪禮記云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此云紟五幅無紞士喪禮云緇衾赬裏無紞紞皆本此

姜氏兆錫曰此又明大斂時在上所說紋紟衣衿之屬也直三橫五視小斂幾倍又小斂無紟今有紟小斂一衾今二衾皆加謹也君庭中北領在中爲尊臣序東西旁在領爲卑如朝服者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擘之言裂用布一幅兩頭各分爲三片而中不擘裂也紞者組類綴之被頭爲識別也紟則廣五幅似被而已故無紞

方氏苞曰縮用布三幅橫用布五幅也小斂時十有九稱之衣不悉著於身故有祭服不倒之制蓋衣有著者並表單衣裳爲一稱著身再三稱勢不容加矣

舊說襲後衣皆不著亦未安其餘顛倒橫側置尸上下兩旁以取方故必覆以衾束以絞然後可舉也小斂衣尚少故縮一橫三以束之以一衾藉於下而轉以上覆可周遍也大斂衣衾更多故藉用一衾覆用衾絞之幅亦每加然後可束蹴以縮者三其一幅橫者五爲五片非也小斂用布三幅大斂衣衾多而縮者用布一幅橫者乃用布二幅裂爲六片而去其一乎君楷在輈應南而故陳衣北領大夫士殯於西序故陳衣西領西上南上皆上在也小斂皆南領北上者遷尸與牖南首君于大夫士所同也總言大小斂

絞皆以布一幅析其末爲三片而中不擘裂也蓋不析其末則布全幅不可結而所束衣衾不得平貼前旣分擘二斂絞故復總言其制注謂小斂之絞廣終幅而析其末以爲堅之强大斂之絞一幅三析之以爲堅之急亦非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襚音遂複音福褶音牒

孔氏穎達曰雖有君襚不陳不以斂至大斂則得用

君襚

熊氏安生曰君無襚大夫士謂君不合以衣襚大夫士

陳氏澔曰複衣複衾衣衾之有綿纊者

吳氏澄曰此章每節皆言君與大夫士三者之禮如熊說則此節不言君禮而但言大夫士禮與前後不合孔氏兩存其義猶或有疑胡氏專主其說則偏矣

姚氏際恒曰士喪禮小斂云祭服不倒本此君無襚大夫士亦承上小斂來謂小斂也君大斂則君有襚見士喪禮　又曰親戚之衣受之不即以陳士喪禮

云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委衣於尸東牀上本此而加詳　又曰此云大夫士大斂猶小斂則不用襚矣士喪禮云襚者以褶想襚者猶得用褶也

朱氏軾曰畢主人之祭服畢盡也謂盡用已服乃用襚衣繼之止言祭服者舉美以該其餘又曰著者著纊於袷衣內袷則不著纊也

姜氏兆錫曰此又申小斂大斂之所設也倒者領在下也衣十九稱不悉著或倒在下惟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悉用已衣故不用親戚之襚衣大夫士用

襚衣矣然必盡已衣而後用之故不以即陳已衣有祭服有散衣詳見士喪禮獨言畢祭服者舉尊貴者言之也夾衣衾有著曰複無著曰褶祿衣及複衣褶衣皆所謂散衣也用之無數重祭服也君衣衾多故用褶大夫士則仍用小斂之複者而已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禪音單）

黃氏震曰袍必有表內外相稱衣必有裳上下相稱

姚氏際恆曰此云衣必有裳士喪禮云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則褶衣亦必有裳矣

姜氏兆錫曰衣有著曰袍即複也以衣爲表而不禪

此內外稱也而正服有衣亦必非無裳此又上下稱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篋古協反詘丘勿反紵直呂反

陳氏澔曰陳衣者實之篋自篋中取而陳之也取衣收取襚者所委之衣也

吳氏澄曰篋盛之者示慎重不輕褻之意自西階者主人雖死視之如生不敢由主人之階也

姚氏際恒曰陳衣不詘妙旨

姜氏兆錫曰謂襚時陳若取之儀也不詘俗舒也列

采謂五方之正色非是則閒色與雜色矣祭服之䘿衣之屬皆素紗爲裏複衣䄆衣皆夾而不單若絺綌紵三者之衣則單褻也

方氏慤曰諸當作者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吳氏澄曰大胥非謂樂官之大胥案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衆祝之胥也大祝之胥爲下大夫喪祝之胥爲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雖身親莅事

而各以其下之胥服勞侯國之祝雖非四命之下大
夫三命之上士等而差之其命數大祝當降國卿一
等衆祝當降二等胥各四人當亦加王朝之數國君
之斂大胥四人親斂衆胥一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
臨斂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
祝也大夫之斂則大胥二人臨斂衆胥四人親斂士
之斂則衆胥二人臨斂士之友四人自斂
姚氏際恒曰大胥衆胥當時王朝大喪掌斂事者胥
者有才智之稱凡在官執役皆名胥王制又有大胥
小胥屬於樂正其名同大抵作者非一人所記之事

非一時不必泥而周禮祖述王制以大胥小胥列爲
樂官又別有大祝小祝喪祝等名鄭氏因謂胥爲樂
官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据僞以改眞繆矣特
甚且周禮大小祝喪祝皆主接神禱祠之職非專主
斂事者鄭强以彼易此大胥衆胥倂誤解周禮矣又
士喪禮喪祝當時上下通用之名且云士舉遷尸則
喪祝亦非專主斂事者鄭亦謂士喪禮喪祝主斂倂
誤解儀禮矣吳幼淸以鄭之改字爲未安謂大胥非
樂官之大胥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喪祝之下有
胥四人所謂大胥衆胥者大祝衆祝之胥以八人稱

爲六人合下斂者六人之文其說必自以爲新巧不知周禮凡職皆有胥人獨取以爲言且大祝喪祝之下俱有士府史徒等何獨用胥又胥等耳何由知其有大與衆之名皆臆說也陸農師曰君子所遇而安則死亦樂矣莊子南面王樂是也故君之喪使大胥斂焉其論益誕妄不足辨吁周禮淆亂二禮又皆釀成于後儒釋經之手流覽之餘未嘗不爲之三歎也字書胥又音祝貽誤一至於此又曰士是斂喪禮云士與遷尸本此又曰大夫士獨言侍者君尊故大胥侍大夫衆胥侍士不親斂也君君則大胥衆胥皆親執斂自無侍者

矣孔氏曰大夫言侍則君亦應有侍者未知何人也此疑已屬無謂吳幼清又爲之解曰胥各四人國君當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斂大胥四人衆胥二人以足六人之數祝官臨斂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也尤可笑

朱氏軾曰袒取便於執事斂畢遷尸則襲

陸氏奎勳曰鄭注欲改胥爲祝臨川吳氏曰此非樂官之大胥案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喪祝之胥也國君之斂祝官臨斂大胥四人衆胥二人佐

之此說不煩改字而本於周官又與下文凡斂者六人相合　又曰謂衆胥二人臨侍士之友四人也是斂故下文又云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一不食也

姜氏兆錫曰小斂大斂其事煩扭以敬事也遷尸入柩則事易而可褻矣胥鄭注作祝胥樂官不掌喪事誤文也周禮大祝大喪贊斂喪卿大夫喪掌斂士喪禮喪祝主斂故當爲祝也侍猶臨也

方氏苞曰臨川吳氏謂大祝下大夫喪祝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各以其下之胥服勞義甚悖君親之

終臣子所尤嚴也故含玉贈玉嗣王親之而冢宰贊焉大拜大祝酒而小宗伯溢焉遷尸大僕射人舉焉大祝贊斂小宗伯率異姓而佐故鄭氏以爲親執斂事者必事官之屬蓋必其貳與考也大喪之空鄉師執斧以泣所事而甚使賤胥及君之體乎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姚氏際恒曰士喪禮小斂云祭服不倒本此又大斂云君襚不倒蓋以大斂有君襚小斂無故也此言士禮可謂善變矣　又曰孔氏曰前已言小斂不倒此又言小斂者爲下諸事出也予爲易之也曰前已言

小斂不倒則大斂可知此必言大斂者爲下事出也

姜氏兆錫曰重申祭服不倒明大斂如小斂也衽衣襟也凡衽必向右以便解帶而其帶並爲屈紐則又易解今衽向左而結絞不紐示不復解

方氏苞曰觀此則斂衣不若襲衣之被於身益明矣凡朝祭之服皆生時所服也必無改造而左其衽之理惟舖被於冒衾之外衽不用結故可使左衽掩於右衽之外耳記恐其義不顯故申之曰結絞不紐言衽所以左襲者以用結絞不若生時必以細帶綴旁紐合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一不食凡斂者六人與音預其當作其

吳氏澄曰上言既斂必哭蓋通爲大胥眾胥及士而言此言一不食蓋專爲士之生嘗共事死又與斂者言其情厚於大胥眾胥等也

姚氏際恆曰士與其執事則斂注疏以與執事爲平生曾與共事者共執事按執事自屬執喪事豈平生之謂乎陳可大謂與其相助凡役按前云士是斂不應更言相助凡役且相助凡役何必爲之一不食乎此謂凡士之與去聲其執事者則爲之斂卽所謂士是斂

是也間傳云士與斂焉則一不食

姜氏兆錫曰與其執事謂相助凡役也此申上又士是斂之義六人以供役也稱凡者明無隆殺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姚氏際恒曰士喪禮云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小斂云幠用夷衾皆本此

姜氏兆錫曰冒者韜尸囊也其制爲兩囊上囊曰質下囊曰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錦冒

玄冒緇冒之冒謂其質也質之言正冒以上囊爲正
故名兩囊各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用
帶綴以結之而其文與數君以下各有等也裁猶制
也或作材意亦畧同言冒有質殺而其上之質從頭
而下長與手齊其下之殺則自下而上長三尺此其
制也小斂以後衣多不可用冒故又覆以夷衾而其
質殺之制並與冒同註曰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幷
縿色亦如之但不爲囊及旁綴耳
方氏苞曰士喪禮襲設冒以韜之幠用衾小斂幠用
夷衾註疏未別白陳氏集說遂謂小斂有冒故不用

衾誤矣謂之夷衾者襲之衾取足周稱身之衣冒而
已小斂之衾則必量十九稱之廣厚而與之等至大
斂又必量三十稱之廣厚而與之等故以夷名曰自
小斂以往則包大斂故大斂第言鋪絞紟衾衣而不
復言幠用夷衾耳大夫五十稱君百稱則衾之寬廣
因之故統之曰夷衾襲一牀小斂一牀大斂又一牀
皆取其寬廣之相稱也喪浴用冰君設大盤大夫設
夷盤其義畧同質殺二字疑衍質殺節冒上已具言
其製此復云猶冒不可通疏云夷衾所用上齊於手
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爲二物

故上齊於手下三尺不聞夷衾亦上下分爲二也猶

冒謂冒之廣狹取足周襲衣夷衾之廣狹猶取足周

小斂大斂衣物耳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於序端東卿大夫即位於堂廉

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外宗

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

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姚氏際恒曰此言人君大斂之禮而士喪禮多取之

此云子弁絰即位於序端士喪禮云即位踊襲絰于

序東小斂此云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

士喪禮云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大斂）此云父兄堂下北面士喪禮云眾兄弟堂下北面（始死哭位）此云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士喪禮云婦人尸西東面（大斂）此云喪祝鋪絞紟衾衣士喪禮云喪祝布絞紟衾衣（大斂）此云士盥於盤上士喪禮云士盥（大斂）又云盥於盤上（飯含）此云士舉遷尸於斂上士喪禮云士舉遷尸（大小斂同）此云夫人東面亦如之士喪禮云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小斂）觀此可見士喪禮出於喪大記而非獨為士禮也明矣孔氏於下節大夫之喪始多比擬士喪禮為說而不知君禮亦然正未嘗細心讀耳　又曰此節

之文如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舉尸遷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皆本雜記上

姜氏兆錫曰弁經者素弁加經未成服故也序端謂東序南頭堂廉謂堂基南之廉稜楹西其近堂廉者也父諸父兄諸兄外宗見雜記小臣見周禮上士即喪祝之屬斂上謂斂處也宰告者太宰告子以斂畢也

方氏苞曰予卽位於東序之南端而空其東以大斂衣物陳于尸東斂者便執事也尸自室中由堂北遷阼階上則堂亦宜空故外宗房中南面而不位於堂

上也父兄之恩不若卿大夫之義之重故位在堂下命婦當兼內世婦及卿之內子而君之姑姊妹女公子則當在夫人之北內命婦在夫人之南外命婦繼之以卿大夫位在堂廉外宗位在房中推類而知之也注告斂畢非也自鋪席以至斂絞紟一一親視而踊何事告斂畢哉蓋告以當馮之節耳於夫人獨舉東面以見子之西面而馮也獨舉夫人明世婦視斂而不敢馮也士大夫之喪於婦得馮而衆妾無馮文義亦如此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

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姚氏際恒曰士喪禮君視大斂云君至主人出迎於外門外還入右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君釋菜升自阼階西鄉升公卿大夫東上乃斂卒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首君降命主人馮之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主婦東面馮亦如之皆本此按士無君視斂之禮下云君於士既斂而往爲之賜大斂焉故

士喪禮亦云君若有賜焉則視斂而取此文以爲說也餘辯見後

姜氏兆錫曰釋菜舊謂禮門神也宰告告主人也手按尸曰撫身凴尸曰凴升升之也主人降拜君恩而君降使主人升堂凴尸也

方氏苞曰主人房外南面雖移位以避君而不敢遠於尸主婦尸西東面不入房避君以附身之事必誠必信非廹視不能詳也疏南面欲視斂非也君既卽位於序端西面視斂則主人不敢與君並立同向故南視斂而偏向君也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君卽位

於阼祝負墉南面義與此同君降使馮尸者得致其哀與而踊也主婦言命不言升本在堂上也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姚氏際恆曰觀此益可見士禮多同大夫矣

姜氏兆錫曰君不在士卑君不視斂也餘禮謂絞紟衾衣之屬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吳氏澄曰踊之節君大夫士之禮皆同大斂當此之節則孝子必踊也

毛氏奇齡曰士始死遂斂殯祇限二日故自始死遷尸南牖後則由櫛衾而沐浴而飯含而襲而小斂皆在此地今日斂于戶內則計其所遷之節初在北牖旣而遷於南牖又旣而遷於適寢又旣而仍遷於牖下又旣而遷於庭今又遷於戶內窔間將又遷於堂將又遷阼將又遷於中庭之西則兩日之間凡九遷矣死者何不幸而遭此但襲斂有節旣襲之後衣被雖備然以漸加飾必又分以二斂以至於殯此亦節之無如何者特加衣虛名不事煩數但使死者可安斯已耳據記與士禮二斂皆有絞冒二事絞者用布

直一幅橫三幅以直幅從頂至踵絞結之然後將橫幅分上中下三體而橫束三道以對爲絞結如包物然夫斂手足形還葬不過將手足四體畧爲收斂而藏之本中原無布帛皮革橫相結束之理故字書曰斂者藏也收也江淹賦云栱木斂魂夫魂亦可斂何必結束況內蔽外扞全藉棺椁既有棺椁則雖結束牢固與散藏等又且絞外加衾衾外加冒冒者所以韜尸上冒名質從首韜至手下冒名殺從足韜至胸質則緝其頂與右一邊殺則緝其足與右一邊其在手與胸與左一邊則皆不緝但從尸右環韜而綴之

以帶謂之左衽然且分君大夫士以別衽縫之多寡則直一肉襲矣夫事死如事生生人有冠履衣被容飾儼然且惟懼褻褻以取人憎惡今死者形既難觀而又橫縮屈摺包笴搖搰漫然無頭面手足之可以想像人子心安亦已矣儻死者有知能無愧憾況其事有斷斷難行者據云襲後冒冒在斂前則二斂之襚必不能於冒上復加衣衽又況小斂有絞直一橫三大斂又有絞直三橫五吾不知此二絞者於二斂之襚將幷衣而幷絞之耶抑一襚一絞一襚又一絞也夫并襚并絞不必兩斂若一襚一絞則既加襚於

冒後又復加襚於衾後吾不知將何衽法將何襚法是一團糟也吾故曰戰國後儒陋禮非先王禮也今不得已第取其可行者先鋪紟次薦衾次襚據禮君大夫士皆十九稱不必盡用然後舉尸於其上以襚之右襟外掩左襟而衽之謂之左衽於是男女皆爲尸哭畢遂舉尸而出於中堂若夫大斂則襟衾與小斂同獨夷衾有二一薦衾一覆衾即前撫尸者是也其襚數則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皆不盡用者遂舉尸而下於棺

姜氏兆錫曰此踊之節通謂君大夫士而言所謂動

尸舉柩哭踊無數之屬也　此章備言小斂大斂之

禮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長竹杖反　奉芳勇反

吳氏澄曰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拘撫執五者之異撫在拘執之間

姚氏際恒曰此惟言君撫大夫士喪禮以君有賜斂之禮故亦言撫士也

姜氏兆錫曰大夫君之貴臣而室老又大夫之貴臣內命婦君之世婦而姪娣又大夫之貴妾故撫也兄子曰姪女弟曰娣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自有姪娣二國各以女媵亦皆有姪娣也大夫士亦有之但其數降耳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馮其尸惟士之庶子無子得馮之也按下於父母馮於妻子執之而此槩言馮父母妻長子者蓋對文分爲馮與執而散文統爲馮與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

尊者先馮卑者後馮披下於子執之於夫拘之於父母馮之而此槩言父母妻子馮尸者亦散文之通詞與撫馮註見前執奉拘皆自尸衣而言衣在手內曰執在衣下曰奉手微引衣曰拘五者皆當尸心胸之間而禮以人異也君已撫其所則馮子者必少避而不當君所以尊君也馮尸哀切故起必踊以伸其哀也　此承上章備言撫馮之類之節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七

浙江書局重刊

王拱辰校
高培森校
丁立誠校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喪大記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甴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旣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苫始占反枕之鴆反甴苦內反疏云定本無枕甴字襢章善反楣音眉適丁歷反

聶氏崇義曰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尺卧於地爲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牆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面開

姚氏際恆曰以字下疑有脫誤不然廬於葬之前後皆在一處何以言自未葬乎又於隱者與上於顯者文相對不知何指鄭以上不於顯者承塗廬言謂不塗見面下於隱者謂東南角恐未然

陸氏奎勳曰舊說以襢爲袒露不蔽風雨易至傷其說非也謂君則有牆壁大夫士以單布帳蔽之前文設牀襢第有枕若今䰟牀亦當訓襢爲布帳舊說袒

龔蕪席非是

姜氏兆錫曰倚廬喪次名中門外東牆之下倚木爲廬故名也塗泥也但以草夾障而已不泥塗也苫草

苫也凷土塊也袒單也君廬外以帷障之如宮臣則不以帷障而單露之也柱牚也楣門上横梁也先時倚牆爲廬葬後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楣以納日光畧寬容也復於內塗泥以免風寒但不塗於廬外顯處而已而君以下皆宮之不令露也疏曰既非葬王故於東南角隱暗處爲廬自未葬至既葬皆然也

朱氏軾曰倚廬者兩木相倚上合下開夾草爲障簷後有障前北向不設戶既葬去倚廬倚東牆爲披屋有柱有梁外剪簷草內以泥塗不於顯者取避風寒不爲飾也

方氏慤曰凡非適子者明庶子與喪主異廬也未葬

已然則既葬可知矣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

家事

姚氏際恆曰按曾子問云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

行此云既葬與人立非也按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

不從政此云大夫士言公事亦非也

姜氏兆錫曰廬中非葬今與人立則可言矣然猶重

公而輕私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

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姚氏際恆曰君既卒哭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皆與三年不從政之說違說見上曾子問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此但云金革之事無辟亦非

姜氏兆錫曰此申上節之意然言事爲正服事爲權也素弁加環經爲弔服帶要經爲喪服喪服重弔服輕蓋因從事參用之與大夫士弁經從事則君應亦弁經從事互文也疏曰上文云君言王事謂言答所訪速而已此節君既葬王政便入於國卒哭乃身服

王事是權禮也愚按上文云王事公事小也此云王政公政大也故既葬事但言之政則入之又此云政云事皆常也云王事金革之事其重也故既葬事則言政則入而既卒哭則王事服金革之事可無避矣

方氏苞曰所謂王政入於國公政入於家皆謂金革之事也天子微守在諸侯四方有故不得不命諸侯以敵愾四方多壘卿大夫之辱疆埸有警不得不用卿大夫以守禦舍此則王政公政皆有常經無所爲入於國入於家也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

姚氏際恆曰堊室卽廬加堊之因謂之堊室黝堊黝其堊室釋宮地謂之黝牆謂之堊不必拘以解此按間傳云又期而大祥居復寢此云黝堊蓋不復居之與

姜氏兆錫曰堊室亦次名堊稍塗飾廬次爲安但不與人同游居耳至此乃謀國政謀家事亦以哀漸殺也祥謂大祥於是黝治其地令黑堊塗其壁令白又皆稍飾也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姚氏際恒曰樂作矣故也此句宜單頂禫言

姜氏兆錫曰外謂中門之外內謂中門之內既禫樂縣入於庭雖內不哭矣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姚氏際恒曰註疏謂從御御婦人復寢不復宿殯宮吉祭引士虞記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之文以吉祭爲四時之祭如其說以從御復寢分爲兩事淫褻不通殊甚陳可大以從御爲從政而御職亦屬牽强從來於此不能通者皆因誤解吉祭二字耳蓋吉

祭即禫祭復寢即從御禫而從御先大概言之吉祭

而復寢乃指其實也古人之文或詳或略多與後人

殊未易解也

顧氏炎武曰互言之也鄭註已明孔氏乃以吉祭爲

四時之祭雖禫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非

也禫即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朱氏軾曰杜預以御爲御事陳氏集註從之然下文

既云御於內不應月爲一義竊意鄭註婦人御云謂

使婦人得近而供事如陳書使婢丸藥在禫月誰得

非之下兩御內俱當作此解又按吉禘見春秋先儒

之論不一愚謂遭喪不祭追遠之意久不伸釋服合
祭非專爲新死者設也故謂之禘蓋禫後特祭非四時
常祭也祭畢復寢謂至是則喪畢而全吉矣
姜氏兆錫曰御謂御婦人孔氏以下文不御於內爲
誣者得之陳氏從杜預爲御職事非也吉祭謂四時
之常祭禫祭後如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否則
踰月吉祭而復寢蓋禫固可從御矣又俟吉祭而後
復寢以從之孝之至也
方氏苞曰禫後使婦人從而御事吉祭後使復內寢
也蓋獻子禫比御而不入即此義蓋使比次侍御而

不入居內寢也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
事皆未安蓋不復寢則尚在殯宮或居外寢無御婦
人之道諸侯大夫既卒哭已服王事君事既練已謀
國政家事不待禫後始從政御職事也疏閒傳大祥
居復寢者去堊室復殯宮之寢大記禫而從御吉祭
而復寢者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果
爾則將於殯宮御婦人乎既御婦人而不入寢是放
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
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

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姜氏兆錫曰喪父母以下皆謂女適人而奔其本親之喪也歸歸夫家也言歸之早晚視服之輕重也按儀禮喪服篇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降期爲其祖父母及兄弟之爲父後者期服無降爲衆昆弟降九月爲姪九月無降故明其奔喪而歸之節如此不言小功緦者喪輕略

方氏苞曰先王制禮重妻而輕伯父叔父兄弟子姓也古者士大夫備媵妾觀歷代侯王傳誌生子動至數十可知貴者子姓易繁上而世叔父母中而兄弟

下而子姓兄弟之子使一斷以終喪不御於內設族大支繫而死喪相繼必致曠絕人道而人情亦有不能強止者若妻則一人而已諸侯不再卿大夫非宗子娶亦不再皆媵妾以次攝內政故於禮可伸且古人之於妻也責之嚴故待之不得不厚三月而後反焉婦道微缺則遂出之非以狎昵爲愛也其能成婦順則可上祀先祖養父母託幼孤故始則冕而親迎卒則爲之終喪不御於內所以厚人倫美風俗也何以不言祖父母母與妻疑爲父在而屈者也祖父母之伸則不待言矣曰齊衰而又曰期者以齊衰之有

三月也曰大功又曰布衰九月者以大功中殤七月也高曾正體喪期雖殺禮宜加隆而無別焉何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旣受室而有曾大父之喪者鮮矣故禮文弗虛設也子路有姊之喪過期而服不除故孔子禁之若寡兄弟者於食肉飲酒御內之類雖過禮以伸恩無害也喪禮最嚴御內而食肉飲酒次之旣葬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粱肉而復寢則祥禫之後猶不忍也蓋食粱肉而中心惻愴者猶或有之若男女居室則哀敬之心絕矣非獨御內不可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蓋恐與妻妾相見而暫易其

哀敬之心則居廬寢苫皆具文耳女子既嫁若使遂
反夫家則婦哀妻之親屬不能久而不忘故非練後
葬後不得歸此聖人所以立人之道而盡其性也秦
漢以後禮教不明女子能終父母兄弟之喪者鮮矣
此滅天理縱人欲之最大者而習而不察可痛也婦
人宜深宮固門故不居廬寢處不可苟簡故不寢苫
示身之不可輕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喪哭而歸

姚氏際恆曰按雜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
而歸此云大夫練歸士卒哭歸禮言不同鄭氏因其

不同以公爲大夫之有地者甚牽强

朱氏軾曰此與雜記不同記者各記所聞戴記此例甚多舊註强爲分别不足信

陸氏奎勳曰較雜記所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者差爲得中鄭註以公爲有地之大夫非也陳氏又從而附會之

姜氏兆錫曰此謂鄉邑之大夫士爲其君居喪之等也雜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在朝之大夫士也若鄉遂中之大夫則在次俟練而歸其士則俟卒哭而歸所以然者鄉遂中州長縣正之屬

親民事煩故練而即歸其族師鄭長以下彌煩故卒哭即歸雜記約言邑宰士之次於公館而不言其大夫者蓋鄉遂之諸大夫多以朝之大夫兼之其歸之久暫或視其地之遠近難易而以君命權之與舊說公者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爲公也故其大夫與士治其采地而來奔喪者大夫俟小祥而反其所治士則俟卒哭而反也其說似有理然按人君稱公其卿大夫之私家例不稱公上文言公事不言私事及公政入於家是也且家臣尤不得稱大夫儀禮喪服傳私家之室老士爲貴臣其餘爲衆臣及前章大夫之喪

室老食粥衆士疏食之類皆是也學禮者幸愼考之

方氏苞曰公者天子畿內公卿故其屬有大夫士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姚氏際恆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此說可疑註疏謂此大夫士爲庶子其殯宮在適子之家故練後歸然上云庶子於隱者爲廬又云既練居堊室堊室卽廬說見上凡廬與堊室必在殯宮門外豈庶子之家又可別作廬與堊室乎未可曉

朱氏軾曰雖非人子適長方朝夕堊室不與人居而

庶子獨乘几筵而歸於心安乎婦人於父母之喪既練而歸今以三年斬衰同於降服之女情乎理乎此經文之駁雜不足信者

姜氏兆錫曰此大夫士謂支子之爲大夫士者宗室謂適子家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而適子支子以次爲遠近故父母之喪殯宮廬次在適子之家適子居次終喪而庶子居次既小祥而歸蓋適庶異體也然至朔日與忌日則仍往哭於適子家猶未歸之意矣其於諸父兄弟服輕則卒哭而歸而亦不更往哭也父兄尊卑喪而已故不居殯宮之次也　此章

備言喪次始終之禮也

方氏苞曰果爾則既練居堊室者獨適子經不宜沒其文雜記君之喪邑宰之士既練而歸朝廷之士與大夫同次公館以終喪況子致其哀於父母而可以適庶別乎此必春秋戰國有違禮任情而爲此悖行者世儒不察而誤記之也以尊者而次於其宮則其婦其子嘗勤於供養而不得致其哀故但居巳之外寢以畢不御內之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

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
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黄氏震曰恩輕者殯而後往恩重者大斂而往異恩
者小斂即往爲之賜言異恩也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云若有賜焉則視斂本此　又
曰古文宜畧處不畧宜詳處不詳如上禫而從御二
句宜畧不畧也此之諸妻下亦宜云既殯而往爲之
賜大斂焉不言既殯而往蒙上士也徐伯魯謂妻下
疑脫既殯而往四字烏足以知之
姜氏兆錫曰世婦內之命婦也外命婦爲大夫妻益

棺蓋也禮君於大夫及內命婦之喪視其大斂加恩
賜則視其小斂其外命婦既殯加蓋而後至士卑略
如之加恩賜則亦視其大斂矣此言君於大夫世婦
以下弔喪之禮異也夫人於世婦下言夫人於世婦
以下弔喪之禮異也諸妻疏謂娣姪及同姓女也
方氏苞曰命婦既殯而往者古者夫人有弔大夫外
命婦之理必君之伯父叔父兄弟故喪紀不可廢若
異姓之臣或君之甥舅與宮卿世婦君於外命婦既
加蓋而往夫人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是之謂天
理之節文

大夫士旣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君視大斂本此君於大夫士旣殯而往之禮文惟去主人具殷奠之禮及君稱言視祝數句又曰按小臣執戈乃人君應有之儀衞顧命云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記文之說蓋從古也巫雖屬後世事然謂止於門外僅祝入其說猶正

自檀弓有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之文蓋附合左傳及此文而云絕不足據襄二十九年左傳云使臣以桃茢先祓殯無執戈字此文所云無桃茢字其不得混合爲一明矣孔氏因檀弓之言遂誤認執戈亦屬桃茢之類而云前後小臣各二人執戈者辟邪氣也不知巫祝用桃茢乃爲辟邪氣若小臣執戈自屬應有儀衛何辟邪氣之有乎

姜氏兆錫曰大夫不合旣殯而往蓋君以他故不及斂而至是始往與一云即下文在殯三往一往之往也殷盛也言謂弔詞也言君往則主人聞君戒命即

具盛奠身自候於門外而一見君馬首先入北面於門東以待矣其時巫之在君前者即止而祝代巫先入君既至禮其門神祝與小臣從君升立擯者進相禮主人乃北面拜顙於庭君稱弔詞祝祝所踊而踊而主人亦從而踊也此言君弔大夫士而始至之禮同也

方氏苞曰注迎不拜爲君之答已非也凡弔喪賓不答拜況君於臣下乎君之臨爲死者非爲已也故必俟君之見殯而後拜稽顙答拜迎則嫌於君之臨已耳巫以桃茢驅鬼故止於門外以示在路祓除而非

爲死者設也楚子之喪強魯君以親襚故魯亦以非禮報之而巫先祓殯荆人始不能辨旣乃悔之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姚氏際恒曰士則出俟於門外士喪禮君視大斂本此爲說

姜氏兆錫曰承上言主人是大夫則踊畢卽可釋此殷奠士則不敢留君待奠先出俟於門外若君將去者然必待君命而後反奠也此言其方奠之禮異也奠畢主人先俟於門外迨君去乃拜稽顙而送之也

其既奠之禮又同也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

姜氏兆錫曰此言君問大夫士之禮異也

君弔則復殯服

姚氏際恆曰與小記君弔雖不當免時主人必免之說同

姜氏兆錫曰殯服謂殯時未成服之服苴絰免布不散帶也殯後已成服君始來弔而主人則還服殯服者不敢以君弔為後時也此言君弔大夫士之禮同

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

姚氏際恒曰夫人弔於大夫士弔大夫士之妻也郝仲輿謂命婦猶可弔大夫士過矣此不解古人文章法也視世子而踊與君視祝而踊之文對又以見夫人行世子導禮如祝也

毛氏奇齡曰古有女弔之禮今文惟服親然後往哭

並無行弔之事然其禮則有之凡女賓至女主不下堂女賓升堂則女主出房而拜於庭女賓北面女主西立東面若女賓尊行則女主亦拜於西階下一如君夫人弔卿大夫禮若其服則練衣吉笄喪服傳所謂錫衰鄭注所謂吉笄無首者其位其服明明可據按喪服傳夫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而鄭註云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其註固迂然亦曰此命婦之弔大夫大夫已死此但弔命婦非弔大夫也且命婦原可弔大夫也古君卿大夫士以官職族屬相爲往來死必相弔弔必

內外兼行故卿大夫死君既行弔而夫人又弔卽夫人不親弔亦必遣人弔周禮天官職世婦掌弔卿大夫之喪又云女御從世婦而弔卿大夫之喪是也夫君夫人未嘗與大夫有素也若卿大夫死則大夫命婦無不弔者故命婦弔大夫假使以夫人命往則女主出迎命婦自弔大夫則不迎命婦而弔士惟士妻當斂事則不迎士妻不當斂事則必迎此其爲婦亦何嘗與大夫士原有生平而弔之迎之如此若云命婦有本服則安知命婦必同宗卽同宗亦安知此婦必不在絶服外也況錫衰功衰原是常服故曰公

爲卿大夫用錫衰卿大夫與命婦相弔亦用錫衰此原非先王專爲命婦始制此服即爲命婦制此亦非誨淫何則功衰男子皆服之非袒衣也若謂閒傳云大夫相爲亦錫衰不及婦人以爲無婦人之証則大夫相爲亦錫衰不及弁絰可謂無弁絰乎夫以男女爲省文則男可包女以緦絰爲省文則緦可包絰亦詞例矣若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不必親往則男主男賓女主女賓禮文明言之假使有女賓而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之內有男賓而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之下是女既爲主則雖所接者

男賓而不令人代拜女賓爲賓則雖所弔之家無女主而亦不令人代往何則攝有等也況男女不相攝而謂夫與子可往是習見時俗陋禮夫男代行而不識大夫攝婦之有未可盡亦就命婦而再商之

汪氏琬曰大夫之弔命婦有之命婦之弔大夫則未也何也婦人之職惟司酒食織紝而已不當與聞閫外之事故曰婦人無外事知生則弔所識則弔爲命婦者何自而與大夫有素也如其爲有服諸親則聞喪之日必往而號踊哭泣則於姑姊妹娣姒衆婦人之列矣夫安得行弔禮且自有居喪之本服在夫安

得用錫衰舍是而出弔則與外事之漸也獨不觀彼之公父文伯之母乎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仲尼謂之知禮蓋古人謹於男女之辨如此使先王而果制此服是誨命婦以淫也夫防之猶慮其未足而顧誨之其可疑審矣說者曰禮尙往來大夫弔命婦命婦不可以不弔大夫如之何予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大夫相爲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獨不言命婦爲大夫此可據也說者又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禮禁其越疆豈遂禁其弔人乎哉予

曰非是之謂也命婦死則命婦當弔大夫死則命婦不當弔殆亦不畔於禮者也

姜氏兆錫曰夫人弔則主婦爲喪主故其待夫人猶主人之待君而夫人以世子前道而不以視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迎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也此又言夫人弔大夫士之禮畧如君於大夫士也

方氏苞曰周官士甚多夫人豈能一一往弔此以知爲同姓親屬也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卽位於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

南面婦人即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
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郝氏敬曰大夫君後主人而拜非二孤與
姜氏兆錫曰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爲君故稱大夫君
儀禮喪服篇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是
也君弔其臣主人不迎待其入即位而始各在位受
弔者殺於君也其君即謂大夫君也後主人王氏謂
使主人陪後也其時若有本國君命或大夫及命婦
之命與凡鄰國卿大夫遣使來弔大夫君雖代之拜
而必使主人在後陪拜者蓋以喪用尊者爲主而大

夫君又不敢如國君專代爲主故也此又言大夫君
弔其臣之禮也

方氏愨曰䟽謂前記君臨大斂主婦尸西東面以哀
深故不辟君此旣殯哀殺故辟非也大斂與殯同時
哀心豈得遽殺以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正在斂時主
婦不容不覩今已在殯則婦人無爲列位於堂上耳
君與鄰國賔客加禮於已之臣拜賔適見其來不可
竟不爲禮故俟主人拜命拜賔之後然後更拜以展
已敬以示非爲喪主也此亦衰周僭禮士不與家僕
雜居齊齒而君有命四鄰賔客禮焉必陪臣執國命

以後事也然即此可證曾子問有司莫辨謂辨公與衛君不當拜而非謂季康子不宜拜也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陳氏澔曰前章旣殯而君往是不見尸柩也乃視祝而踊此言見尸柩而後踊以與前文異舊說殯而未塗則踊塗後乃不踊未知是否

姚氏際恆曰前云旣殯君往視祝而踊是殯後有踊此云見尸柩而後踊者記者必雜取他文故自相違耳鄭孔謂雖殯未塗塗後雖往不踊曲說也且士喪

禮云卒塗君哭節而踊是塗後亦踊矣

姜氏兆錫曰前言旣殯而往君視祝而踊矣又因言殯若未塗尸柩見於外則君往必視祝而踊若已塗則君雖往不踊也此又申言君弔大夫士之禮同也

君不戒則不得具盛奠矣然退必奠者以君至告於親榮之也此又申言大夫士於君之禮同也

方氏苞曰如君有朝會征伐旣葬而後弔於其家則不復踊以此知弔有哭踊亦感發於中心而非徒外之儀節也大小斂則見尸殯後則見柩雜記無柩者不惟爲葬後也見殯卽見柩不得以加塗而謂之不

見殯者先置棺於肂而後奉尸以入棺無禮椁而使

人得見時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

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屬音燭椑步歷反

黄氏震曰大棺以其包於外故曰大屬則連屬於大

棺故曰屬椑則親身而逼近故曰椑

姚氏際恆曰孟子云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與此異

姜氏兆錫曰君國君也大棺在外屬在內椑又在內

凡三重大夫士則遞降一等而寸數亦各有厚薄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骨鐕士不綠

吳氏澄曰案定本近是蓋裏棺兼用綠色無義疏說分二色貼四邊貼四隅亦無義且未詳何據若依定本以綠爲琢則朱元絕句琢字屬下句士用元裏棺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琢之爲異爾

姚氏際恆曰裏棺親身之棺據上節裏棺有不同君以椑爲裏棺大夫以屬爲裏棺士即以棺爲裏棺則裏棺者其統名也君裏棺用朱綠謂以朱綠之色塗之大夫用元綠不得用朱士用元不得用綠也鐕朁

同棺與蓋際鑿爲坎形橫納之使固如簪笄之用故名錯君用雜金大夫用牛骨也註疏以下三衽之衽作此錯解所以其說皆誤見下用錯何不承裹棺何覩有兩用字可見如此解本自明白孔氏乃以朱綠爲緇朱緇貼四方綠緇貼四角鄭氏謂錯所以琢著裹按棺裹用緇貼殊不合又分四方四角尤鑿孔又謂定本綠字皆作琢琢謂錯琢朱緇貼著於棺狥鄭之說合兩句爲一義更失文理又謂錯爲釘不知橫納之錯非從上至下之釘可比所以石梁王氏疑牛骨爲釘之說不可從也吳幼淸又狥註疏謂綠作琢近是裹棺兼用綠色無義

不知此正猶雜記所謂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何得謂無義乎自註疏爲此支蔓之解張氏又以綠字爲綴字之誤以鐕爲屑謂雜金屑牛骨屑郝仲輿又以綠作縟縟褥通謂釘褥於木上皆謬悠可笑之甚

姜氏兆錫曰朱綠謂繒也以朱繒貼四面綠繒貼四角也鐕釘也以雜金爲釘而琢繒著棺也大夫則四面元四角綠釘用牛骨士則悉用元而不綠釘從大夫也

朱氏軾曰但於文義無礙不必改字

君葢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葢用漆二衽二束士葢不用漆二衽二束

姚氏際恒曰葢以用漆不用漆爲別此禮與後世殊後世無不用漆者矣衽未詳其制但衽束之數相對必與束同類之物也註疏謂衽爲鑿棺與葢際爲坎以小要納入連之按此正是上之釁非衽也說見上餘說見檀弓

姜氏兆錫曰棺葢用漆以塗其合縫也衽束並見檀弓

毛氏奇齡曰古者薄葬棺不過三寸至周則增至七

寸孟子謂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中古者夏殷周也故趙岐註云此自周制貴賤皆然惟重累之數與牆翣之制有不同耳蓋古有重棺左傳所謂屬辟所謂櫬皆重棺名也但數不可考惟檀弓云天子四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四重者一皮革二椑三屬四大棺諸侯大夫除大棺外則諸侯去皮革爲再重大夫去椑爲一重但此戰國禮與春秋仍不同者櫬者親身棺也此用皮革而春秋穆姜擇美檟以自爲櫬定姒薨匠慶請蒲圃之檟以爲櫬則皆用木也椑者杝也卽辟也椑辟同聲此謂大夫

止用屬而不用辟而春秋趙簡子誓師曰若其有罪則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是大夫有罪去屬椑否則屬與椑俱用也且其制有可疑者裏棺披朱繒綠繒琢以金鐕大夫元綠繒士緇繒皆牛骨鐕其所謂裏棺者謂棺之裏以著體當飾也今棺裏有屬屬裏有椑椑裏有皮革則此所飾繒將鐕之皮革之裏乎抑大棺之裏屬辟之外乎君鐕之皮革之裏則君有裏繒而大夫與士皆不當有裏繒君鐕之大棺之裏屬椑之外則士有裏繒而君與大夫又不當有裏繒況大棺之裏明有屬棺乃以著體當飾爲朱綠而元緇之

是漆色布錦雯外垣塗塈椒粉不必然之理也若棺之
爲製與藉膠漆而記云惟國君用漆大夫漆盆士不
漆此亢不可行者白虎通曰有虞氏堲周以瓦器不
漆殷人棺槨即有膠漆之用則一用棺槨非漆不可
乃漢後諸侯王列侯始用黑漆至中二千石以下即
用坎侯漆坎侯即笙篌其漆法但用勘合於兩木合
縫處塗漆之而遍體不然謂之坎侯漆則過拘禮文
祇記一語而遂貽後世以非禮之製至於如此且其
中有最要二器靈枕與靈牀也靈牀即苓牀今所稱
七星板者在春秋有之左傳宋元公云惟是楄柎所

以藉斂者牑柎卽死者之牀與枕斂卽死者之體也

自士禮大記皆極備絞紟既絞紟不得不毀冠既毀冠不得不卻枕既卻枕不得不并苓牀一大製皆從此而埋滅之向非春秋亦曾有牑柎二字見三禮者乎嗟乎有衣無冠有衾無枕何王之禮也今棺斂時先安靈牀於棺底次安靈枕然後薦以莞簟舉尸衾而徐下之實鬢爪諸物於四角不實金珠於是又冒以大衾而蓋棺焉其外衽束雖舊有限制然歷代以來皆隨俗爲之並無一定況近世衽束多易大錯更非舊制所得拘乎

君大夫鬊爪實於綠中士埋之

姚氏際恒曰此綠字未詳疑誤鄭氏謂當爲角或爲簍未敢信

姜氏兆錫曰鬊亂髮也爪手足甲也生前所積死後爲小囊盛之而實於棺內四角貼綠之處也士則以物盛埋之而已

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姚氏際恒曰此文與檀弓同鄭氏謂與檀弓參差孔氏謂以其或似天子或似諸侯故云參差非也檀弓

上云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此云君殯
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欑卽菆於上卽於椁上也又
檀弓下云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此不言
龍則諸侯禮也而天子亦同但龍輴爲異耳諸侯輴
而設幬則大夫亦得設幬故曰殯以幬也是皆未嘗
與檀弓參差也士殯見衽士喪禮掘肂見衽之文本
此衽與束同在棺蓋外故曰見衽觀此則衽與束爲
同類之物益可見矣註疏於此處難通第依文誤解
陳可大則爲之說曰其蓋縫用衽處猶在外曲說顯
然

毛氏奇齡曰古之殯法與今不同檀弓天子龍輴而椁幬龍輴者謂載柩於輴車而畫以龍也椁幬者謂龍輴之外攢木從地起四周如垣而上覆以屋如椁之周於棺幬之覆於地也蓋此時無椁而象椁此時無幬而又象幬故云若諸侯輴而設幬則亦有輴矣而無龍也亦攢木如幬而又非椁也蓋椁者旁有四柱謂之四阿謂四角設棟而架屋其上後人所謂四柱椁者此惟天子有之而諸侯無有故春秋成二年宋文公卒椁有四阿左氏以為僭禮是也漢儒不解阿字謂屋兩下殷屋四柱諸侯亦攢木如椁而上

無題湊遂無四柱則是諸侯有椁有四阿而但無題湊檀弓之不言椁左氏之言椁言四阿而以爲僭俱不通矣先仲氏曰諸侯欑不象椁不列四柱但環纘以木而題湊其上亦如屋然但其四旁則不象椁而象幬故不曰椁幬而祗曰幬此最善解禮者漢儒不解幬字謂幬是葢棺之物夫葢棺者在殯名幕檀弓布幕繆幕是也葬時名褚列于幠褚大記素錦褚是也並未有葢棺名幬者乃又謂上不題湊祗以橫木平架之且謂葬時有抗土之格借葢其上則本文有云畢塗屋謂天子諸侯欑畢皆以丹青塗屋頂是明

稱爲屋而乃曰不題凄曰平架屋何也且上加抗土則抗土將以入壙本葬物而殯借用者而謂可塗之則全是鹵莽妄言毫不於行事一討及者此又非戰國漢儒之禮也至若大夫士欑法則尤從來誤解者據大記大夫殯以幬欑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夫殯以幬者謂但欑四周而上不設屋猶之帳有覆有幬而此但用幬而不用覆故曰以幬然幬有四周欑高於棺而士則并幬而亦無之四環積木至棺之上衽而止則曰見衽其不言輴者以大夫與士則皆不用輴而用他車以支棺故檀弓引顏柳曰

三家廢輴言不敢用輴非竟無車也乃註者謂大夫

廢車而著棺於地士則掘地埋棺而但露棺衽於外

夫死者無罪廢車𥙷地固已怪極然且堂西非安葬

之所欑殯非瘞窆之節揆之葬用遠日之義即三月

而葬猶且卜日須遠以示不忍乃死甫三日而即使

作斂之棺半入土壤此是何意且魏晉儒者多變禮

一如曾子問之設詢難以作主客萬一三月之內突

有數喪則此一西階成北切矣且請問此何據也況

其中有大不通者夫殯之用車者何也非謂牀枰不

可居榻閣難與揞也謂夫水火不測遭一旦之變而

可牽行也是以天子諸侯何有褕枕以滑地綄綍以
引柩如所云三家廢輴而猶設撥者此惟天子諸侯
有之而大夫士無有以是為牽車利鈍之節而至於
車則雖大夫士亦所必用何則水火不測非貴賤所
得殊也是以天子龍輴諸侯輴車而大夫士則用軹
軸且大夫朝廟亦輴車而惟士則直以軹軸朝廟此
考之諸說而皦然者若謂大夫綿地士埋地則不止
等殺而已彼有車者雖滑地綄柩猶恐不利而無車
直埋之而不使出土尸雖賤亦何致賤戮如此極也
若攢置西序猶云殯於西階耳乃註曰置棺西牆下

就牆欑其三面塗之夫序原有訓牆者說文曰序者牆是也然亦有訓夾室者爾雅東西夾室謂之序是也殯旣不可在夾室然亦何至有殯牆之理據士禮云甸人爲坔於西牆下則此地已爲竈矣又云夏祝粥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則此時正將就竈煮粥塡鬲中矣毋論牆下必不可殯恐成周之制亦定無有欑殯在竈上者按尙書顧命西序東向敷重底席此堂西也又云弘璧琬琰在西序此西階之上也則中庭以西總名西序何必西牆況據士禮則又有啟殯之奠設在柩西若殯在西牆則柩西何地又況牆以

四周得名三面欑木而一面倚牆其於以幬何解焉
君塗者飾也飾塓曰塗飾采亦曰塗尙書塗塈卽以
泥塗飾之謂之塗塓又曰塗飾艭則以丹靑飾之謂
之塗采龍輴斧幕畢以題湊則定加采飾決無苟用
泥塗之理故先仲氏曰君畢塗屋則但塗屋而不塗
幬大夫塗不暨於棺則但塗上而不塗下士塗上則
但塗唇而不塗身是塗皆上截非泥可知矣今殯無
欑塗亦無車軹輴但棺下支牀棺上覆幕直殯於中
堂之西且棺不衡列北首南足禮運死者北首檀弓
北方北首殯行皆然惟士禮不通以尸南首夫殯以

面爲主首北則面門若首門則面屏矣行以厎爲主足先則厎腊地若首居先則腳觸地矣若殯之外必加以帷謂之帷堂自喪大記有斂畢徹帷雜記朝夕哭不帷檀弓有帷殯非古諸語而讀者誤解以爲殯不設帷遂至魏晉儒者如賀循劉智輩誤據士禮皆謂古殯無幕幃全藉重木在前以爲遮蔽夫重止一木何能蔽殯況本無重也古凡言徹帷不帷皆褰帷不垂非竟卻去大記塗殯下明曰帷之雜記無柩者不帷明至葬後無柩始卻帷此時正需也

姜氏兆錫曰輴盛柩車也欑猶叢也畢盡也殯時以

柩置輴上而櫕木於輴之四面至於棺上以爲屋形而因以泥盡塗之此君之殯也幬覆棺衣也殯不用輴但以棺衣覆之其棺止櫕三面而一面貼西序之壁不爲屋形又以其櫕狹而去棺近不如王侯之櫕廣而去棺遠故愼其塗使不及於棺此大夫之殯也衽在蓋縫閒故謂之衽註謂之小要疏又謂之燕尾其殯掘肂坎以容棺而衽猶在外而可見但其衽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盡土之殯又降矣帷障也貴賤皆有帷帷朝夕哭乃褰擧其帷以鬼神尙幽闇故帷之也此章與檀弓微不同

朱氏軾曰不暨於棺猶云其不及棺也幾希欑塗義
詳檀弓
方氏苞曰君殯用輴欑至於上者注天子諸侯之欑
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欑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
及於棺非也欑外加塗不論内之廣狹塗無及棺之
理不暨於棺乃對君畢塗士塗上而爲言暨猶既也
天子諸侯四面盡塗大夫塗三面貼序壁西面不塗
則所塗不徧於棺士則棺在肂中所塗惟上蓋而已
自君至士皆欑外加塗塗外復有帷帳以蔽之君四
注其形如屋故名屋大夫三面名幬士覆棺而下被

於褚故名帷畢塗屋者盡塗之而外加幄也注謂欑
木形似屋誤矣士大夫欑外有帷帳不應君反無維
記素錦以爲屋葦席以爲屋即幄也注謂輴當爲載
以輇車之輇非也檀弓記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
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則載柩以輴明矣周官巾車
小喪共柩路則大喪即用在殯之龍輴而別無載柩
之車明矣小喪尙稱柩路則遂匠所納之車乃臣下
所用明矣王后闕壙用蜃則遂師所其蜃車之役或
以載蜃無以見其必爲載柩之車而士喪禮記遂匠
納車於階向但言納車亦無以見其必爲蜃車也古

禮散亡惟漢爲近古後儒墨守康成之說而按以經傳實多不合不可不察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姚氏際恆曰士禮熬黍稷二筐有魚腊本此

毛氏奇齡曰熬謂熬粥加以魚腊以筐盛之而置諸殯傍使蚍蜉諸物不侵棺尸且又以多寡爲等殺則棺車確然無容侵蝕且以魚腊置粥中腥氣蝡集此非辟之乃召之也

姜氏兆錫曰熬以火熇穀令熟也舊說穀熟則香置棺旁使蚍蜉食之免侵尸也四種黍稷稻粱三種黍

稷粱二種黍稷蓋每種二筐而加以魚與腊也

方氏苞曰熬君四種八筐楕旁用熬穀魚腊豈穿壙時以引蛾蟲迹其窟穴而掘去之而非下楕後所用

與

飾楕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

采一貝晝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爲依注作

帷齊如字又才細反翣所甲反披彼義反綏依注音緌揄音遙紐女九反緇側其反

陳氏澔曰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姚氏際恆曰振容竪繒帛於池上振動爲容飾也孔氏謂畫幡上爲雉此附會鄭氏以下文不振容爲不揄絞之說也下見鄭仲輿謂即龍帷之下垂者亦臆說荒亦帷幔屬所以衣椁者檀弓云加斧於椁上是也鄭謂帷在旁荒在上亦臆說素錦褚以素錦裝綿爲褚亦幕也檀弓云褚幕丹質鄭謂櫬覆棺者孔謂之屋未然孔氏以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也然雜記

又云士葦席以爲屋此文於士何不云士葦席禍乎陸農師猶孔之說以爲士同用素錦以葦席爲幹席豈可爲幹尤鑿僞鄭謂當爲帷按上云龍帷下不應又以帷爲僞又謂或於聲之誤徐伯魯謂上字之誤皆武斷陸農師謂死爲反眞宅則凡所謂物皆僞也尤鑿邾仲輿謂荒重襲於外故曰僞荒猶言假署義甲似近之齊鄭孔謂齊象車蓋陳可大因以爲齊者臍之義亦鑿陸農師謂裳下緇曰齊以五采五貝綴裳帷之下近之纁戴六纁披六鄭謂戴之言値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値因而結前後披亦臆說陸農師

謂紼引之類近之不振容鄭引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其說混合振容與揄絞爲一非也若振容揄絞爲一何爲上云振容下云揄絞乎豈大夫不振容士反得振容乎按士揄絞者謂垂束其纁帛不敢示飾也大夫不振容者不得同君監縉帛於池上然亦不揄絞同士但得散繫於池上下故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也大夫言不振容則亦不揄絞可知士言揄絞以其異於不揄絞者也故大夫不言不揄絞而言士揄絞者以此　又曰既夕禮云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與

此一貝異餘同

姜氏兆錫曰龍帷謂以緇布爲柳車邊障如帷而畫爲龍也又織竹爲龍衣以青布挂於柳車上蓋之荒邊其制象宮室承霤故名池天子屋四注柳亦四池諸侯屋四注而柳降一池闕後故三池也振動容飾也以青黃繒丈餘如幡畫爲雉懸於池下爲飾車行則幅動也此以上一節也荒之言蒙也黼白黑斧文也黻兩已相背文也柳車上蓋爲鼈甲之象其緣邊爲黼文是爲黼荒而其中又畫爲火及黻各三行也此又一節也素白也褚形如屋明白錦爲之覆於柳

車之上蓋而其外因加龍帷爲柳車之邊障黼荒爲
上蓋之緣也此又一節也纁纁帛也上蓋於邊障相
離故又以纁爲紐連之兩旁各三凡六也此又一節
也臍者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居鼈甲上之
中臍故名而其上以五采繒衣之行列相次又連貝
以交絡之行列亦有五也此又一節也翣形似扇木
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槨則障柩凡六翣二畫黼二畫
黻二畫風雲而其兩角所戴皆圭玉也此又一節也
魚銅魚也懸於池下振容之間車行則魚躍而上拂
於池也此又一節也　又曰戴猶繫也棺前後與中

橫束有三每束之兩邊各屈皮爲紐而穿絳帛於紐以繫柳骨故名纁戴而有六也披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著所連柳與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令人引之以防傾覆車登高則引前適下則引後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每戴一披故亦六也此又一節也

又曰畫帷畫爲雲氣也畫荒亦然二池兩邊各一也三采絳黃黑也綏用五采羽爲之大夫無中二戴其前二戴用纁後二戴用元用四而其前二披後二披之色悉如戴也　又曰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惟在前也揄翟曰揄青質五色青黃緖曰絞蓋畫

翟於褖緒以當君大夫之素錦褚也士前纁後緇亦凡四而其前後二披則皆纁也據一邊爲二披通兩邊則亦四披矣

陸氏奎勳曰或說君子纘荒之外別有僞荒然僞荒之名不中於禮鄭註原有二說僞當爲帷或作於集說依前說作帷則與君龍帷複出不若從後說作於素錦屋於幭上文順而義亦當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大夫用輴依註音輇市專反綍音弗葆音葆國依註亦作輇比必利反

彭氏汝礪曰葬謂之柳車以其廹地而行則曰蜃車以車無輻則曰輇車開元禮謂之鼈甲有似於蜃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此說皆非檀弓謂大夫廢輴非謂君亦廢輴何得因大夫而併疑君乎又謂輴皆爲輇按雜記載以輇車言大夫也何得以大夫而併及君乎若檀弓顏柳言大夫廢輴此在春秋時前則用之可知雜記言大夫載輇車又安知非廢輴之後之禮乎國車未詳鄭以輴爲輇又以國爲團以團爲輇支蔓殊甚君大夫御棺用

羽葆用茅合雜記之說士御棺用功布合既夕禮商祝執功布以御柩之說功布孔氏謂大功之布非也功沽布之名布有精粗故喪服有大小功之別既夕禮分疏布功布則此功布主精者言也

表氏光錫曰二輴字一國字舊並讀爲輇與雜記載以輇車之輇同陳註云按檀弓諸侯輴而設幬則諸侯殯得用輴豈葬不得用輴乎是君葬用輴之輴合讀如字音春也鄭註大夫以下廢輴故輴當爲輇及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也陳註近是宜從之碑綍詳見檀弓羽葆茅並見雜記比及也用大功布以

御棺蓋及宮則止矣明在路無御也

方氏苞曰庶人葬具與鄰里共之士不能如大夫用其命賜之車又不可下同於庶人故用公家之車即遂匠所納是也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姚氏際恆曰士哭者相止既夕禮皆不哭本此

姜氏兆錫曰封下棺之名凡下棺將綍一頭繫棺緘一頭繞碑間鹿盧而人在碑外背碑負綍而引以下也以衡者用綍繫緘別以大木爲衡貫棺緘使平持

而下也以緘耆用綍繫緘旁挽而下不用衡也君戒

譁而擊鼓爲節戒哭不待言矣大夫必戒哭士則衆

哭者自相止而已

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

姚氏際恆曰檀弓上云栢椁以端指天子也禮言不

同不必强通

朱氏軾曰此葬而周棺之椁也

姜氏兆錫曰天子栢椁以端長六尺諸侯降而以松

大夫同於天子者卑不嫌僭也士又降用雜木矣

棺椁之閒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姜氏兆錫曰柷樂器形如桶壺漏器一云壺甒皆酒器古者棺外椁內皆有藏器此舉以明其廣狹之度也

方氏曰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大小可知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吳氏澄曰言君之椁有物裹之而又有虞筐大夫雖不裹椁而猶有虞筐也士則並虞筐亦無

姚氏際恆曰裏椁卽上裏棺用朱綠之類不言用者省文也

朱氏軾曰褁椁猶前言褁棺　虞謂𣏌以防螻蟻故虞筐

姜氏兆錫曰褁椁虞筐謂有物以褁之而乃置虞筐也虞之言安其筐即苞筲以安體魄故名焉不褁椁猶虞筐也不虞筐又降矣　此章備言殯葬之具也

積禮記集說卷七十八

浙江書局重刊

王拱辰校
高培森校
丁立誠校